

墨

子

冊

一



墨子

四倍節理

墨子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撰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

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弢、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

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修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洏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

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閒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類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

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  
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  
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  
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  
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  
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  
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荅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  
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  
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  
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  
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叛百姓之爲殺字  
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實



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  
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  
陽。單闕。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

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翟夫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日宋人為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

志七十一荀子注云三十五卷目一潛溪曰二卷親

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

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楹刊本十五卷上十

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楹刊本十五卷上十

非藥中下非儒也明刻文多重復似亦非古本

宋則未見全書也

君子自難而易彼

同彼字補

衆人自易而難彼

親士

墨

子篇目考

中華書局聚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

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

有禮哀爲本焉

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

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于辛

于舊作于

說苑作于莘原有推咳韓非子曰桀有侯咳

紂染崇侯也

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

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

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

句非原文

盜愛其室不愛異室

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兼愛

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

三原領作衣

足以朽肉

節葬篇三

寸之棺

三原寸作棺

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

深原不通於

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  
無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

政之同政原三

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爲

政有天下

舊有字

政之

天志下篇案此文兩

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

原作

取

中

取

取

取

取

以免於身者利

原也

言雖受傷而身得免

即謂之利也

利也

利也

利也

利也

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

義原作

女處不出

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

公孟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

原作

當仕汝弟子學

暮年就墨子責仕

二字補

墨子曰

汝聞魯人

原作

語

語

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冝預葬其四

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為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

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

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

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

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

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

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

者已今之學者為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為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小司馬皆言

在七十子後史鄉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  
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于  
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  
理故與楊同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  
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學篇孔子貴公墨子  
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子尊史傳  
以墨子孟范書言墨子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孟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  
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薄三反覆數  
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死而附生所見  
三領焉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  
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  
歟

# 唐書經籍志

##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 新唐書藝文志

##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 宋史藝文志

墨

子

篇目考

三

中華書局聚

墨子十五卷

宋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

宋大夫墨翟撰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

又三卷

樂臺

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

上九篇

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

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

備本作上

同爲

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興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肖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

樂臺生

墨子篇目考

墨

子

篇目考

五

中華書局聚

墨子卷之一

靈巖山館原本

吳郡侍御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軍行撰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

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辨不然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

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

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讀如天

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

尙攝中國之賢君尙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三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

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

也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

太古無名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

墨子卷一 中華書局聚

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

心也言不肯苟安如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處于

難即躬自厚而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

志內不舊脫此字究其情疚究同猶云雖襍庸民

終無怨心言遺佚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

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

也是故偪臣傷君詔下傷上言偪人病國君必有

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禮記云言容諂諂鄭

文云論訟也玉分議者延延而支苟疑誤者諂諂

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

暗當為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暗宋齊謂兒泣不

金於則作暗亦極無遠臣則唵與噤音義同史記

索隱云吟音戶怨結於民心詔諛在側善議障塞

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

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不若獻賢而進

士今有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

銛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錯言磨錯錯者必先靡

挫靡為韻是以甘井近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近伐竭伐為韻

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為韻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

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

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

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

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

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

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

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

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

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

聚引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裘引此與舊同藝文類

古無源字本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從鎰

金俗寫本貴義云待女以千益只作益文選注

曰二金以溢為名孟康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

取不取同而已者乎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

而自止者此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

大水不潦潦說文云潦雨大兒然此義與明大火

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從堯在兀

高燒燒至貌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

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云涸渴也逝淺

者速竭境垧者境垧當為確礫石也見說文俗

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

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

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

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

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

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

行脩矣譖慝之言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無入于

耳批扞之聲

說文云扞枝也玉篇云扞

無出之口

殺傷人之孩

當讀如

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

說文

云詆訐也許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

無所依矣故

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

疑作日盛君子之

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

字當為蕭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

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

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

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

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

華髮墮

字當墮

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

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

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

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

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

廣雅云幾



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雄猶而不脩者其後

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舊从耒非玉篇云耗

可到切減也敗也詩云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

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

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

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

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當

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

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

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

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

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

一本無此字

而已則

呂氏春秋無此字

爲五色矣

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

色爲五

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

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洽國亦然又節文

舜染於許由伯陽

高誘注呂氏春

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

染則非

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

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

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

王者夏桀染於干辛

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干辛又慎大云桀爲無道干辛任

威陵桀諸侯以及北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莘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

為惡則行表又推哆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

虎指畫殺人古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

公長父呂氏春秋厲作號榮夷終一本作公史記

公夷幽王染於傅公夷蔡一作祭公穀呂氏春秋祭公

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此

字假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四王者齊桓染於管

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

氏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呂氏春秋作沈尹蒸楚莊王欲以贊

為令尹沈尹蒸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

縣大夫新序作沈尹蒸案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

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

云設諸音之緩急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

氏春秋云大夫種人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

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呂氏春秋

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中行寅

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秦非高誘注云

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為中

孫籍談吳夫差染於王孫雄舊誤太宰嚭高誘注

秋云知伯瑤一本瑤染於智國張武中

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呂氏春秋作偃高誘注云尚

其二臣長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呂氏春秋佃作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呂氏春秋皆殘亡身為刑

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

下之貪暴苛擾者擾變字之誤必稱此六君也凡

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

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誤

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

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

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

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

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

日榮處官得其理矣

治理猶

則段干木

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

子夏段干木

禽子

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人

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

文子之

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

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

易牙豎刀之徒是也

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刁非玉篇云刀丁

俗切亦姓

俗切亦姓

詩曰必擇所堪

堪當爲堪字假音

必謹所堪者

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

爲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儀

榦也儀與儀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此縣挂正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

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

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

不巧者雖

不能中放依以從事

說文云仿相似也故與仿同

猶逾己

猶勝于己

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

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

說文云然則辯治也

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

與何同天下

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旣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

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牝羊

當云牛羊

豢犬豬

說文云豢以芻莖養

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牝則俱切今作芻

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

絜爲酒醴粢盛

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粢稷也粢盛之字作盞

以

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

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

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

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

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

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

舊脫此字以意增

天下之百姓



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  
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  
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  
其國家身死爲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  
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  
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

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

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

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  
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

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

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

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

患也畜種菽粟菽正未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舊脫

此字一本有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

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

城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當殃韻凡五穀者民之

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

爲韻民無食則不可事食事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

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韻五穀盡收則五味

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主御韻一穀不收謂之

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



井中。

此墜正字說文云隊

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

凶民饑道餓重其子。

言重于其子

此疚於隊其可無察

邪故時年

說文云季穀孰也故曰時季

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

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

句

為者疾食

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

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

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

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

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

管子權數云管子曰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

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旱淮南子王術云湯之時

七年旱又異

此其離凶餓甚矣

離讀如羅

然而民不凍餓者

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

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

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

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

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于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

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

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

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

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

自守也寶爪守爲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

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

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舊作槨俗寫多爲衣

裘生時治臺榭

當為謝荀子王霸云臺謝甚高楊

謝本亦作謝

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

內

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

上不厭

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

如羅讀

民見凶

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

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

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周書云夏箴曰

小人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墨蓋夏教

故義略同

辭過第六

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

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

太平御覽引

未知為宮室

舊脫此字

御覽增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太平

御覽故聖王引太平御覽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太平

御覽引曰高足以辟潤濕辟避字邊引太平御覽足

以圉風寒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上足以待

雪霜雨露宮牆之高作太平御覽足以別男女之

禮謹此則止謹音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

此下舊接是故聖王役當云以其常脩其城郭則

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

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三十九

婦人治之下盧學士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

校云嘗在此今移作為衣服帶履便於

身不以為辟怪也辟音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

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

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

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

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

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

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

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藝文類聚引帶菱

說文云芟乾芻芎冬則不輕而温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

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已上舊有役脩其城郭云云四十八字今

移前絲麻楛布絹楛字當為稱說云云以為民衣為衣服

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中讀去聲足以為輕且煖文選注

夏則絺綌輕且已上七字舊脫清謹此則止故聖



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

北堂書抄引云適身體以和肌膚

而足

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

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

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

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

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

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詹高誘曰詹足也詹讀

如澹然無爲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具字此俗寫

淮府庫實滿

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

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

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

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

衣之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

當爲佩古無此字

女工作

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煥之情也  
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  
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  
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  
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  
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  
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古只作藝說文云藝種也从耜夙持而種  
之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疆體適腹  
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  
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太平御覽  
引此爰作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舊  
庖鱉作鱉  
前方丈三字今据文選注兩引改目不能徧視手  
前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

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饘飾若

之暮是也饘說文云飯傷溼也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

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當爲餒說文餒餒也雖舊脫此字

御覽增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

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

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

其爲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

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

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足用故民歸之

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

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

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

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

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表多則刑罰深

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

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

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

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

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

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

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

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

之民衆當今之君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

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

男女

舊作子一本如此

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

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

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

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

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爲堯舜及湯及武王也

程繁

太平御覽引作程子

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

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

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

說文云耨除苗間穢也或字此省文

秋斂冬藏

古只作臧息於聆

當爲缶缶

太平御覽引作吟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

不稅

太平御覽作脫同

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

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

茅茨舊作

第期今据太平御覽改

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

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

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

舊作循今以意改

九招已上十六

字舊脱今据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

武王勝

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

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

樂，命曰騶虞。

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周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

周

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

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

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

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

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

無下疑有脫字

# 墨子卷之一





墨子卷之二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尚賢上第八

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

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  
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  
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爲左當亦必且富之貴之  
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  
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  
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  
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  
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  
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  
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  
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  
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

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

之衆四鄙之萌人

萌氓字假音

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

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

者一術也譬之富

舊作異本如此

一者有高牆深宮牆立

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

言所從入之門

而

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

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

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

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

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

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

勞殿賞

殿讀如殿

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

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

如辟舉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

陽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授之政天下平禹舉

益於陰方之中未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

庖廚之中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

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

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為宰舍

尹又云文子曰湯伊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

於置罔之中事未詳或以詩兔置有公侯腹心之

古者書傳未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

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下疑脫雖在農與工

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尙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

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

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

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一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

盧云當云尚賢之爲政本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

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

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

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

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

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

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

謂

一作爲

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

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

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

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

一本有家

字

也蚤朝晏退

蚤字同早

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

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

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

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

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

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

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

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  
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  
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  
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  
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順若猶未知所以行之術則  
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  
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  
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  
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  
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廢舊作子孰能執熱  
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  
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

焉古者聖王惟毋得賢人而使之

毋讀如貫

般爵

以貴之

般讀如頒

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

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

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

謗在下寧樂在君

當為寧經

憂感在臣故古者聖

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

能為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

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

古無

只用藉說文序有假

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

哉故先王言曰貪

舊作食

於政者不能分人以

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

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



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  
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  
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  
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  
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  
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  
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  
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  
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  
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  
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古字以已通本  
作以非何則皆  
以明小物而不明文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

不能制也必藉良玉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  
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  
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  
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  
佼好字假音說文云佼好也玉篇云佼音狡妖媚也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  
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  
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旣可得而知已且  
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  
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  
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  
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  
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

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  
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  
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  
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  
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而  
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  
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  
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  
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傳  
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  
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

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史記

集解云鄭元曰舜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

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涑陰成陽也

處風土記曰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記云多稼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歷故

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舜井二縣歷山有舜井又云鄭越州餘姚縣有蒲州舜井二縣歷山有舜井

姚墟云舜所耕處未詳也姚州歷山舜井二縣歷山有舜井又云鄭越州餘姚縣有蒲州舜井二縣歷山有舜井

見說文正義曰按皇曹州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

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為舜

陶之陶也斯或以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漁雷澤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為強也

太平御覽玉海引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應劭曰澤在西北通澤州

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夏兗州澤有濩澤水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濩澤亦云舜所

也漁堯得之服澤之陽蒲服澤疑舉以為天子與接天

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漢書

玉篇娶媵二同色臻切有娶國說文云呂不韋曰

有伊氏以伊尹併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伊氏

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

焯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伊氏有

伊氏不可伊尹為媵送女高誘曰是請取婦為婚有伊

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高誘曰是請取婦為婚有伊

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

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

莘昌亭在陝西郃陽非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

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

庸史記索隱築乎傅巖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河

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山西岸吳坂下

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

東二十里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

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

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飢而不

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

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  
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  
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  
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  
者伯鯨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旣乃刑之于羽之

郊

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

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

乃熱照無有

及也

言其罪績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

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

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  
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  
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

孔書作鰥寡有辭于苗

曰羣后之肆

孔書作肆

在下明明不常

孔書不作葉傳云輔据此當作

匪鰥寡不蓋

孔書作侮

德威維威

孔書作畏

德明維明乃名

三后

孔書名作命

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

孔書作哲

折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

成功，維假

書一本作殷，孔亦作殷

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

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

事天，則天鄉其德。

鄉讀如向

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

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

不究。

一本作究，非

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

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

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

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

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

埴訓黏土，堅牢之意

以脩久也。故

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



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  
疆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疆哉傾者民之死  
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  
屢卽屢字省文史記或作屢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  
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  
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各成乎後世故不察尙賢  
政之本也當云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尙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  
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尙賢爲  
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  
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

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尙賢爲政。下毋同，慣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一本，作夫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爲暴者可而沮。

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  
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  
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  
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材同不能殺必索良宰有  
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  
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  
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  
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  
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  
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  
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

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尙賢而能使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

舊脫

此字一本有

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

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好者，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灰於常陽。疑卽恆山之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僕，僕也。詩云：言告師氏。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

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

海之洲

書正義云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

之上

史記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園土

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

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

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

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

其言用其謀行其道可而利天

能而同

中可而利

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

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

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

孔書作吁來有

國有土

孔書國作邦

告女訟刑

孔書女作爾訟作詳

在今而安百

姓

孔書而作爾是

女何擇言人

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

何敬不刑何

度不及

孔書兩字作非不

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於先王之

書豎

距字假音

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

晞疑當从目

以

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

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

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

辟同避

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

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

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

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

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  
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  
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  
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  
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  
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蹙瘖  
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  
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  
百姓皆攸一作本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  
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臭穢而不相分資也隱  
慝良道隱即匿字異文隱匿之字亦寫而不相教

墨

子  
卷二  
隱即匿字異文隱匿之字亦寫

中華書局聚

誨也若此則飢者不

此下有脫文

推而上之以是故昔

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閔

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

紂拘文王于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

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通

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

得此不勸譽且今天

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士

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

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

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

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

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二



墨子卷之三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整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吳沅撰

尚同上第十一

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舊本所俱作列非說文云所腐也或从女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虛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當是故選天下之賢可

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

說文云：畫，界也。

立諸侯國君。

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

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

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

而與如同。

皆以告其

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

規諫之；下有善，則

一作一本必。

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

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

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

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

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

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  
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  
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  
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  
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  
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蓄猶未  
去也蓄卽字之假音蓄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  
至者湊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湊月氏正義云湊音臻此天之所  
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是故子墨子言曰  
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  
絲說文云紀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絃繩也所連收天下之  
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列舊作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

其耳目之請

請當為情下同

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

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

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

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

靡分天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

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

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

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

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

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

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

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

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旣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

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



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

舊作子一何本如此

何

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蓄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蓄戾疫

戾音字假音

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

本書多作以祭祀

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開市譏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

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

然

苗舊作量  
據下改

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

文選注引

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  
民不犯疑此闕脫文

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

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

之書呂刑之道

當云

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

孔書作弗

用靈制以刑靈練  
否弗折制音同

唯作五殺之刑曰法

孔書殺則

作虐

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

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

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

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

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

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

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

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夫建

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輕

爲卿盧云下篇作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

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

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將以爲萬民

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

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以爲便

譬讀如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

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

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

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

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  
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  
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  
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  
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  
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  
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  
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  
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  
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  
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

而讀與能同舊脫  
審字文選注引作

能審以尙  
同今据增

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

文選注  
引作是

故上下通情舊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

脱故字今据增

蓄

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

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

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

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

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

舊作下一本如此

之視聽

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

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

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

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

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

作者衆卽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

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  
尚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  
來見彼王

一本作載見  
辟王同詩

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

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  
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  
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  
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  
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  
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  
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  
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  
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

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尙同下第十三

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即此已上諸篇

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

辟同避

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

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

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

二字舊倒

據下文改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

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

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

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



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薄舊作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本如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選此注引作古者，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同天之義。是故選擇其次立爲三公。

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  
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  
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  
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  
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  
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  
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  
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  
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  
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  
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舊一作  
此本如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

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  
罰之。若人惟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  
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  
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  
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  
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  
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  
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  
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  
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禍一本若家之人  
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  
善言之。舊脫四字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

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

當脫之字一本天下

之作國

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

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

義

舊脫此字一本有

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

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

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  
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  
義爲政故也國旣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  
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舊脫此字一本有

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

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一本無此字是尚同於天子天

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

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

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

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

者也上得且一作本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

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

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

治者何也唯而非

一本無此字

以尚同一義爲政故

也天下既

計一本非

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尚

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爲說也尚同

一本作

之天子

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

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究

爾雅云云窳闕也猶云無闕

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

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

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

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

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

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此孔書無此文

此言見淫辟不以

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

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

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

成之先之

二字一作光是本

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

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

舊脱此字一本有

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

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

舊脱此字一本有

彊也夫

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

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

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

鄉里

据上文嘗有之入二字

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

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畋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舊作唯以意改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察

當云不察

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

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卷之三



墨子卷之四

靈巖山館原本

吳郡傳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星沅撰

兼愛上第十四

恚好之字作恚从欠者行兒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知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故虧君而自利

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盧云下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

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

舊脫此字

據下文增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

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

非二字舊倒

猶有大夫

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

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

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

侮貧貴必教

一本作傲此  
傲字假音

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

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  
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  
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柰何  
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  
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  
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  
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  
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  
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  
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

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作大夫皆羊之裘，韋以帶劍，舊作錢，據太平入以見於君，出以踐御覽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舊作

御覽

練帛之冠

太平御覽引

皆羊之裘，韋以帶劍，入以見於君，出以踐

朝

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絺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

是其故何

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

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之臣皆以一飯

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

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

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

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

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

爲節

此太平御覽引

脇平御覽改

太

息然後帶扶牆

然後起

比期年朝有薰黑之危

薰非古字當爲黎

呂氏春秋行論云

是

之故臣能之也

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

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

王親自鼓其士

鐘鼓之字从支而進之舊此下有

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

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

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

越

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

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

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

垣曲縣王屋山之沈水也从齊涉即出山西者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

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

西為西河漁竇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以泄渠孫皇

之水未詳北為防原孤注疑即雁門后之邱未詳噓

池之竇即虜池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池洒為



底柱說文云灑汛也泗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俗名在

三門今山西平陸縣東北五十里三門山東案鑿為龍

門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北五十里皮氏縣括地志云龍

城二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疑非攻中作狍

之廣莫于晉為都廣東方漏之陸防陸防陸防疑即大

鉅鹿孟諸之澤澤孟諸臺接商邱縣界西北十里有

澤在梁郡睢陽縣東灑為九澮此水注溝曰澮

說文以澮為水名以棧東土之水則此文蓋言限也

玉篇渠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

五湖之處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

江宜興武進無錫浙湖以荆楚于越四字舊

越與据文南夷之民五湖在越也此言禹之事吾

選注改文南夷之民五湖在越也此言禹之事吾

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

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

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說文云：畜，惡穡也。从來，从囙，來者，囙而臧。

之故，田夫謂之畜。夫穡與畜通。天膺臨文王，慈漢書武帝紀云：是

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連

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犛，或作憊，皆假音。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

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

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或爲隊，穆天子傳云：鈎山之隊。玉篇

云：隊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隧。案隊隧字皆說文，籀字之省。傳曰：泰山有道，曾

孫周王有事，大事旣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

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

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

下之君子忠

一作中

實欲天下之富

舊云士字衍

而惡

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

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

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

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

一作傲

賤此天下之害也人

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

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

當云人與

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

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

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

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

即必曰舊脱此字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

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

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

一本作火救水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

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

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

者由為己也由同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

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

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

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

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舜字省文。說文云。舜不

也。仁人之是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吾本原別之

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

是者。出乎若方也。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

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故以聰耳明目相爲視

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舊此下有爲。字一本無。宰乎。而

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令唯毋以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舊作事一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當爲葬說文云葬瘞也玉篇云埋與葬同本書或作經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

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

一本有於

字

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

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

二

一本有士字是

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

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

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

說文云嬰頸飾也

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

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

也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

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

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

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拂

舊作兼費一本如此

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

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

使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吾惡能爲吾萬民

之身爲吾身此泰

一本作大

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

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郤也

郤舊作隙据文

選注引作郤云古隙字郤即郤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郤節郤也節郤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

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

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

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

舊作



萬一如此

本

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

天下。是故退睹其

舊脫此字以意增

萬民。飢卽食之。寒卽

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

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

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

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

多有勤苦凍餒

餒當爲餒

轉死溝壑中者。旣已衆矣。不

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

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

非兼。擇卽取兼。

二上字舊脫據上文增

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

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

非兼者之言也。猶

舊作獨一本如此

未止也。曰兼卽仁矣。

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

一作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

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

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

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引太平御覽知先聖六王

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

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

槃盂傳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于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孔書云唯我文考若

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

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

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

惟泰誓爲然雖禹誓

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

卽亦猶是

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

孔書作命

非惟小子敢行

稱亂

孔書無此八字

蠢茲有苗用天之罰

孔書無此四字若予旣

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

孔書作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羣猶衆

禹

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

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

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

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

今湯誥文

惟予小子履

孔書作肆台小

子敢用元牡告於上天

孔書作上天

曰今天大旱

卽當朕身履

詳此文是湯禱旱文

未知得罪于上

下

孔書作未知獲戾于上下

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

心

皆與異

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

方

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

罪

引湯誓云余一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

人

余一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

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

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

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

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

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

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

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

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

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

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既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一作偶本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

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

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

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要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

士飯不踰乎一固一本作握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

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

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

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

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

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

矣玉篇云顛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前據

後文當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

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

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

且當為粗

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

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  
弟必悌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  
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  
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四